特别的爱育特别的花

深圳市龙岗区外国语学校 丁光楣 15817265142 275516646@qq.com

如果说孩子是花蕾，那么，小宏就是一枝特殊的花。

初一新生入学时，我请同学们自我介绍。轮到小宏时，这个胖胖的男孩一言不发，只是一个劲地咧着嘴笑，双肩还不时地耸动，隐约透着点傻气。课后有学生告诉我：“老师，他是弱智，小学我们一个班！他上课总是坐不住，讲话、小动作不断，还交过保护费呢。”我预感到孩子的不寻常，迫不及待当天就去家访了。原来小宏先天智力低于常人，祸不单行，父母因此而离异，母亲在外地工作，他从小就被托付给还有三个孩子的姨妈。

“老师，小宏无故扇了我一巴掌”“小宏往我身上吐口水”“小宏差点把我推倒”……每天都有孩子来向我告小宏的状，每次考试，他各科都是个位数。尽管我一直苦口婆心进行说理教育，号召孩子们要相互关爱，相互帮助，全班仍然没有一个同学瞧得起他。都说孩子是花朵，我似乎看不到小宏有花开的希望。怎样让孩子们接受小宏呢？怎样让小宏融入班集体呢？

我试着以缓慢的语速，用短句与小宏交流，渐渐地，我俩间的话多了，距离近了。一天，“阿欠”，一个响亮的喷嚏刺破了课堂的宁静。同学们循声望去，目光齐刷刷地落到小宏身上。小宏的鼻涕、口水喷得满脸、满桌都是，他习惯地用手背一擦，手背与鼻子间顺势牵起一条清亮的弧线。同学们都撇起了嘴，皱着眉，“啧啧”地厌恶连连，还有人鄙夷地笑了起来。小宏周围的同学更是无法忍受，不约而同地第一时间扭转了身，甚至捂住了嘴。我略停了数秒，微笑着问：“请问哪位同学带了纸巾？”几个同学缓缓地举起了手，磨磨蹭蹭不太情愿地掏出了纸巾。我迅速取出一叠，走到小宏身边，摸摸他的头，细致地帮他擦鼻涕和口水。小宏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憨憨地咧开嘴笑了，同学们的表情也渐渐舒展开来。

第二天，我惊喜地发现小宏打喷嚏时，居然用纸巾捂住了嘴巴和鼻子！“小宏，你很文雅哦！”我当众表扬了他。小宏害羞地笑了，还笑嘻嘻地指着我班的调皮王：“他——，他——”。“老师，昨天是他手把手教小宏的。”周围的同学帮忙解释着。“还有我！”“还有我！”“教了好久呢！”孩子们都笑了，像满园盛开的花朵，灿烂，明媚。我也笑了，内心涌起莫名的感动。

正如孔子所言，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”。类似的事例越来越多。慢慢地，关于小宏的投诉少了，点赞多了，“老师，跟小宏同桌也挺好的，他有时还借给我笔呢”“老师，你不知道吧，今天的黑板是小宏擦的哦，干净吧”“幸好小宏帮忙整理了讲台，我们组才没被值日扣分”……我感受着满园的花朵正竟相开放，和谐地，静静地！

我经常把小宏在校的点滴快乐与进步制成《报喜单》，请他交给姨妈。这学期家长会，小宏的妈妈来了！她告诉我：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家长会，很是惭愧。她也想好了辞掉外地的工作，全心全意照顾孩子。

苏霍姆林斯基说：“没有爱，就没有教育”“热爱孩子是教师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”。而特殊的孩子，是一枝先天营养不足的花，他更需要我们超乎寻常的爱。我本一花农，真心倾注爱，以实际行动传播爱，用心享受爱。小宏这朵花蕾，在爱的阳光下，正一点点绽放，我坚信他最终一定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美丽。